

侯钰鑫 著

好大 一棵树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好大一棵树/侯钰鑫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9.10

ISBN 978-7-5559-0868-5

I.①好… II.①侯…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81287号

好大一棵树

选题策划 陈杰 张丽
责任编辑 张丽
责任校对 殷赵梁
装帧设计 张萌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祥盛街27号C座5楼
邮政编码 450018
承印单位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34.75
字数 635 000
版次 2019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 56.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印厂地址 河南省武陟县产业集聚区东区(詹店镇)泰安路
邮政编码 454950 电话 0391-2527860

目 录

第 一 章	海外来客	1
第 二 章	铁血梦魇	24
第 三 章	战争情缘	36
第 四 章	固执的“老酋长”	55
第 五 章	越洋电话	68
第 六 章	县长进村	78
第 七 章	大树谷的粉丝	95
第 八 章	库尔勒亲家	110
第 九 章	豆蔻年华	124
第 十 章	顶天立地河南人	145
第 十 一 章	中国人,不会下跪	163
第 十 二 章	风风火火闯九州	182
第 十 三 章	患难夫妻	196
第 十 四 章	被亵渎的见义勇为	208
第 十 五 章	创业者传闻	225
第 十 六 章	希望小学开学记	240

第十七章	对贼的怯懦	254
第十八章	沙滩上的太阳伞	272
第十九章	崭新的角色	295
第二十章	灵魂在雷雨中升华	311
第二十一章	放飞灵魂的女孩	330
第二十二章	司提芬和黑妖	341
第二十三章	当兵的汉子	354
第二十四章	小山村的大谋划	366
第二十五章	华彩的乡村规划	381
第二十六章	惊心动魄的战斗	399
第二十七章	找上门的媳妇	407
第二十八章	《诗经》新唱	421
第二十九章	草根歌王的忧烦	435
第三十章	“大漠飞狐”的困境	453
第三十一章	捐肾风波	470
第三十二章	我要当你的女人	483
第三十三章	人死债不死	505
第三十四章	维和——我们代表中国 ...	520
第三十五章	那是一个美丽的童话	535

第一章 海外来客

天色刚刚放明,寂静的老河口弥漫在白色的雾霭里,拥抱着海湾微波荡漾的水面,越发显得宽阔而深远。

那雾不浓,薄如轻纱,把大地景物迷迷离离罩了起来。周边的河岸、陡崖、树木、路径,变得朦胧而虚幻。

“呼——哗!呼——哗!”昼夜不息的大河波涛,一浪接一浪撞击在崖岸上,迸溅着水花,吼出肆意的喧嚣。河在喘息。

晨曦驱散雾霭,码头景物渐渐清晰起来。

码头很是简陋。挨着河岸砌了几层石坝,打了几根木桩,搭了两块木板,支撑着,架在水面上。

一艘木质斑驳的渡船,泊在紧靠堤岸的河面上。黑乎乎,乌油油,像卧伏的一只老龟。

渡船老了。船帮虽说是柏木打造的,可年复一年的风浪把坚实的木头咬噬得坑坑洼洼;日复一日的日晒雨淋让船体深深浸入岁月印痕。

撑船的艄公大树爷蹲在船头上,宛如半截老树桩子。

他一身土布衣衫,灰不溜秋的,腰间扎根宽宽的腰带,结结实实缠了几圈,使得微驼的脊梁明显挺拔起来。

他那张脸如同一块陡峭的山岩,暴突的额头,深陷的眼窝,高耸的鼻梁,鼓翘的下巴,处处如石头般棱角分明。额头、脸颊上的褶皱如刀劈斧剁,沟壑纵横,被风霜剥蚀了皮肉的本色,尽染岁月的风尘,如山崖岩石般。尤其颊上那两片红,似熔岩烧灼一般,红出一抹灿烂。

他须发皆白，满头银发如落雪的山头。

他默默吸着旱烟袋，憋着气吸上一口，让烟丝发出吱吱的响，冒出明明灭灭的光，任那股烟气转遍九曲回肠；再美美地吧嗒吧嗒嘴唇，吐出一股浓浓烟雾，在面前萦绕着渐渐淡去。

他眯缝着眼睛看着前方宽阔的水面，晨光映着波光投到他脸上，辉映出一片平静和安详。

他在品味烟草的芳香，也在享受晨光的静谧吧？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风雨无阻地坚守在渡口上，撑着这艘老船，摆渡着过河的乡民。

他每天伴着三星起身，伴着明月回家，厮守着老河口，厮守着老渡船。

他忠于职守，操劳大半生从无怨言。

当他美美过足了烟瘾时，河岸上响起噼里啪啦的脚步声。转眼间，一群孩娃背着书包，提着干粮，沿着石板路叽叽喳喳小鸟一般跑过来，挤到码头上，脆生生喊成一片：

“大树爷！您早啊！”

“大树爷！俺都来了，数过了，一个也不少！”

大树爷把烟荷包缠在铜头烟袋杆上，插到腰带里，赶快站起来。他把栈桥上的孩娃一个个搀扶到渡船上，嘴里不停地吆喝着：

“不要挤，也不用抢，排好队，一个挨着一个来！咳，俺的乖娃们，脚步踩稳，小心滑倒啊！”

大树爷小心谨慎忙碌着，把一个个学生娃稳稳实地安排在船舱里坐好，而后亮开嗓门吼喊了一声：“开——船——喽——！”

紧接着，他双手撑起长篙猛然插到水里，腰身一弯，双腿一弓，全身发力，船头驯服地调整方向，荡起浪花朝河对岸驶去。

学生娃们从短暂的静寂中欢呼呐喊起来，为大树爷喝彩叫好。

大树爷一篙接一篙撑着渡船，船头冲开波光粼粼的水面，好似剪开一匹巨大的黄缎子。

金光摇曳的河面上飘起孩娃们嘹亮稚气的歌声，如同一群鸟雀鸣叫着飞掠在水面上。

船到对岸。那里有个类似的码头。一块铺了水泥面的场地，有一截水泥墩、水泥板架设的栈桥，还有一片遮风挡雨的水泥棚子。百米之外便是通往县城的柏油路，路边还设有公交车站点。

大树爷把长篙插在水里，把船停稳，在水泥桩上系好缆绳，自己站到船舷上，这

才把孩娃们一个个扶上岸。他嘴里殷殷叮咛着：“乖娃们哪，到学校好好读书，守纪律不许捣乱！放学了按时回来，俺还在这里等候着，接你们回家。娃们记住了吗？”

孩娃们叽里呱啦应答着，转眼便鸟雀离巢般跑远了。

大树爷满面挂笑，用慈祥的目光望着孩娃们的影子直到消失，才轻松地舒了口气，靠着水泥桩子坐下来。掏出旱烟袋，舒舒坦坦吸了两袋烟，又匆忙撑起渡船往回赶。

离对岸还有百丈远，他就看见码头上聚集着一群村里的乡亲，多是老汉和妇女。有提篮背筐的，有扛着山货土产的，有搂抱着吃奶婴儿的……大树爷清楚，这时分正是村里人进城赶集，卖土产或是看病买药的时刻，早去晚归，来回正好一天光景。村里人天天掐着日头过生活。

等船过河的乡亲们说说笑笑，看见渡船来了，大伙都乐呵呵地和大树爷挥手打招呼。

大树爷笑着搭腔：“哟，今儿咋都凑一堆了？刚进腊月就赶集呀？打工的人还没回来哩，你们急着过年哪？”

村民们一边上船一边热闹地说笑着，七嘴八舌唠起来，把肚子里的话尽情抖搂了一河湾。

“大树爷，俺是趁着天气好，到城里去转转，顺便把攒下的草药卖了，想添两头猪娃！”

“大树爷，咱今年采下恁多柿子，柿饼、柿干晒了恁多，房坡上都摊满了！没人来收，卖不出去，咱不能眼睁睁看着它烂掉吧？俺想到集贸市场寻买家，贵贱总得换个钱！”

“大树爷，过年虽说有点早，俺得去城里瞅瞅，如今世道变得快，眼界跟不上就落到人后啦！家里不添两件时髦家当，等外面闯荡的人回家过年，不笑咱老帽儿吗？”

大树爷轻轻点着篙把船头掉正了，朗声道：“坐好喽！开船喽！”他弯腰弓身，撑篙、发力，专注地掌控着渡船，神情一丝不苟。

渡船稳稳当当地在河面上滑行。没有风，河水没有喧闹。大树爷的身影在轻轻的波纹上影影绰绰，古朴而又沧桑。

村民们的唠嗑并没停息，一浪高过一浪。

“大树爷，您老长年累月守在渡船上，把大伙送过去又接过来，撑来渡去几十年，自己都渡成老爷爷啦！家旺他们也在深圳奔忙操劳，为的都是咱古水坡。您老就不用操心赶集了。大家伙捎带着就帮您把年货办了。等到他们打工的回来了，

您只管舒舒坦坦松口气,跟大伙红红火火聚一场吧!”

大树爷熟练地撑篙弄水,哈哈大笑:“谢了谢了,我老喽,也不想撑船哪!您从大河上下瞅过来,俺这撑渡船的怕都成老古董啦!要是河上架座桥,村里建个学校,俺就该退休喽!可眼下咱村不是缺钱嘛,家旺是村支书,带领大伙致富发财是他的责任。他在深圳那边一大摊事,能不能回来过年,没个准儿。只要大家伙腰包鼓了,高兴了,他回不回来,俺心里照样舒坦哪!”

话没说够,船到对岸。村民们收拾起各自的物件,乐呵呵上岸,乐呵呵离去。

大树爷吁了口气,在船头坐下来,从腰间拔出旱烟袋,打火吸烟,美滋滋吐出一缕烟雾。

这时,岸上走来一个英俊的年轻人,背着个老式的军用帆布挎包,手里提着一个网兜,装了一兜书。他热乎乎喊了声“爷爷”,跑过来大步跨上渡船。

大树爷眯起眼看了看他,惊喜地站起来说:“志恒,你放假了?”

旋即,老人挪挪脚,腾出地方,用手指指船舱:“快放下东西,坐坐,喘口气!”

志恒放下网兜,抱住老人的胳膊,依偎在老人怀里,仰面看着老人的脸:“爷,学校放寒假了,俺得回来瞧瞧您,陪您住两天!”

大树爷抬起胳膊,结实粗糙的大手贴在那张青春勃发、长出绒毛的脸颊上,轻轻搓了两下,用亲昵的口吻说:“爷整天守在渡船上,送往接来的,闲不住也闷不了,咋用上你陪?还是多陪陪你妈,甭让她恹惶……”

志恒恭敬地对老人汇报他的设想:“爷呀,我本想留在城里,利用假期打工挣点学费,后来放弃了。俺妈腿有残疾,每到冬天都会犯病,让您老人家操心劳神,还要拖累乡亲们。我想把俺妈接到城里,租间房子住下,找个老中医好好治治,听说针灸特别有效。接下来,她做饭我打工,相互有个照应。爷,我正想跟您商量哩!”

大树爷感叹地说:“志恒呀,你真是个懂事的孩子。不过,这腊月天寒地冻的,甭让你妈出去受罪了。你就在家待着,孝敬她几天,帮着做点家务扯扯闲话。下年学费爷替你拿!”

志恒听了很感动,却摇摇头说:“爷爷,您替我操心劳神够多了。我长大了,您得让我自力更生。打工挣钱交学费,是勤工俭学,外国学生都这样,不丢人!”

大树爷心头一阵火辣辣的热,眼角都发潮了。想着,娃长大了,真长大了,说话都带有血性和骨气!

林志恒是他孙子,长门长孙。

老大林家福四十岁那年被派到水库工地当民工、当炮手。有回开山炸石头,山头上一溜长蛇装了八十多眼连环炮,轰隆隆的开山炮齐声响起,把半个山头都掀了

起来。偏偏有两眼炮没有响,成了哑炮。哑炮附近还藏有躲炮的民工,非常危险。林家福是炮手,排除哑炮是他的责任。当他冒险扑上去想拔出炮捻时,哑炮却响了,他被炸得尸骨难寻……老大媳妇生娃没人照应,得了风寒症,长年累月骨头疼,久治不愈残了两条腿,半瘸半跛的路都走不成。说志恒是娘拉扯大的不假,如果少了大树爷帮衬,志恒娘儿俩兴许熬不到这光景。

大树爷养有五男二女,儿孙成群。老人像只老母鸡,整天扑扇着翅膀咕咕叫,两只爪子不停地在土里刨食,招呼着一大群鸡仔,呼这个,招那个,一刻不歇心。即便在鸡窝里,也要伸开翅膀,把一群仔鸡遮护得严严实实。

大树爷对志恒尤其偏爱。老人甘愿当根木桩扎到土里,任娃青藤般顺着木桩攀爬,看高处的风景,在云彩眼里开花。看得出来,志恒是个有骨气的娃。

大树爷的渡船往对岸迎送过一茬又一茬的学生娃,读了小学读中学,而后到县城考高中。如今读大学的,数数孙子辈中,只有一个林志恒了。

志恒小小年纪离家上中学,既要住校,又要照料自己,吃饭穿衣都得自己料理。每个月回家背一回粮食,到学校搭伙,交不起菜金,就要多交些粮食。嫩胳膊嫩腿的娃,成吗?

娘犯难了,劝道:“娃,咱这穷乡僻壤的,娘能看着你长成壮壮实实的庄稼汉,心满意足了。娘不稀罕你去吃苦受累,再点灯熬油替俺挣个啥状元!娘帮不上你,更不想让你拖累您爷,老人家为咱心都操碎了……”

志恒安慰娘:“娘,俺都十五了,能够照管自己了。您瞧咱屋檐下的燕子,该学飞的时候,老燕子就不回来喂食了,逼着小燕子自己飞出去觅食哩!就是为了早点长成条汉子,照顾您和爷爷,俺才要走这一步的。”

中!娃有种!

大树爷支持孙子的决定,志恒独自在县城读完中学,并且顺利考上新原医学院。老人当然没少支援,往学校送粮、送钱,担心孙子受苦;十天半月进城一趟,瞧瞧志恒唠唠闲话,消解孙子思念亲人的愁绪,一心用功……

志恒是大树爷的骄傲,他在志恒身上注入很多的偏爱和期望。尽管他希望儿孙们个个优秀,可是更期待少小失怙的林志恒成就大器,那才是他精神上最大的满足和欣慰。

然而,志恒刚才的话让他心头热了一阵又凉了下來,甚至微微发酸。在深深吸了两口旱烟后,他说:“志恒,俺没说打工挣学费丢人,俺让你心疼你妈。你在城里上学,她一年能守你几天呀?娃,你爸走得早,你妈把你拉扯大老不容易,苦哇!打工的事咱慢慢商量,腊月这些天就在家待着吧,暖暖你妈的心,啊?”

林志恒双眼潮了,有水花在闪。他把一头浓发拱在爷爷腮帮上,轻轻摩挲着,双手搀着老人在船板上坐下来,心里暖洋洋的。

爷爷眯缝着老眼看着孙子,心里也是暖洋洋的……

河对岸站有一个人影,频频朝这边招手,隐隐传来吆喝声。

志恒跳起身:“爷,村里人在喊,有事吧?”

大树爷仔细瞅着:“哦,村主任,你发动叔!兴许有事,咱回吧!”

志恒搀着爷爷站起身,老人迈步伸手就去拿他的长篙,却被志恒抢先一步夺在手里。他挽起袖管,用青春勃发的语气说:“爷,您坐好!今天让俺撑回船!”

不待大树爷点头应允,志恒把腰一弓,长篙早已插到水底,接着双脚叉开猛然发力,渡船缓缓掉头转向,织布梭子般划开水面朝前驶去。渡船走得平平稳稳。志恒撑篙的姿势、派头和大树爷一模一样,只是竹篙点水的频率快了许多。

大树爷坐在后舱船板上,轻轻赞叹着,山岩般枯皱的脸上浮着满意的笑……

“叔,出事了,出大事了!县里打来电话找您!说是找您有急事哩!”

渡船未靠岸,村主任张发动就站在岸沿上,又是招手又是吆喝。细看一眼,他额头上有荧荧光点在闪跳,竟是急出了一头汗。

大树爷吐出一串烟雾,远远瞅着他,不急不慢地说:“发动,看你那德行!咋啦?火烧屁股了,还是麦秸垛失火了?县里打电话找俺?俺一个平头老百姓,县里谁认识俺这棵葱?”

村主任一副十万火急的情状,没等渡船靠稳便从栈板上跳到船舱里,手里抖索着半张纸,上面写有两行字,一本正经地传达着上级指示:

“叔,您得重视这件事,俺郑重传达。电话是陈县长指示王秘书打来的。具体内容,说是有个美国朋友坐飞机来到县里,万里迢迢就是为了来找您……”

大树爷瞅着他,带搭不理地说:“哦,美国人坐飞机来看我?发动,人家拿你开心,你也拿我当猴耍?”

村主任当过兵,粗短的身段挺得笔直,脸上的皱纹都绷平展了,神情严肃庄重:“叔!这可是公事。王秘书说是外事活动,马虎不得!俺就算个芝麻粒,大小也是个村主任。县长的指示咱可不敢当儿戏!”

大树爷嘿嘿冷笑着,用烟袋杆戳了他胸口一下,漫不经心地说:“发动,你是我看着长大的,今年三十八了吧?啥时候见俺出过古水坡?离开这方水土,谁认得俺,俺又认得谁?俺在美国有朋友,你信吗?”

村主任脸蛋微微发烧,顷刻便转动起精明的小眼珠子说:“王秘书他不敢乱说呀!叔,要不我陪您去见陈县长,问问到底咋回事?”

大树爷走上码头，找块石头蹲下来，悠然抽起旱烟。

“见官三分灾，俺不去！陈县长不帮咱村建桥，俺俩说话不投缘，不愿见他。”

志恒知道爷爷性子硬，办事较真。他走到身边轻声提醒：“爷，万一县里找您真有啥事哩？还是打个电话问问吧。”

村主任从船上跳出来，连声说“对对对”，不等大树爷回应，他抬脚就匆匆朝村路上跑。

这时分，河对岸传来一阵响亮刺耳的汽车喇叭声。岸边停着一辆白亮亮的小轿车，又蹦出来个戴眼镜的瘦高个年轻人，吼起嗓门朝这边喊话：“喂——！大树爷——！林大树同志，请您把渡船撑过来，陈县长派我接您来了！”

村主任听见动静，又掉头跑回来。大步小步跳上船去，快手快脚从水里拔出长篙，瞅着对岸催促道：“叔，叔！您快上船，俺送您过河！”

林志恒挽着胳膊扶老人站起来，替他拽拽皱巴巴的衣襟，说：“爷，要不……换身衣裳？”

大树爷晃晃手，无奈地摇摇头，苦笑着叹息：“娃，你回家吧！俺又不是去串亲哩，老眉皱巴脸的，充啥大尾巴狼……”

大树爷过了河，上了车，心里还是犹犹豫豫、疑疑惑惑的，嘴里一个劲嘟嘟囔囔，百般的不情愿走这一趟。若不是村主任死劲缠磨，王秘书巧言相劝，大树爷是不肯坐到车上的。

老人一路上情绪不爽，板结的面孔放不下来。他问王秘书到底为啥让他跑这一趟，王秘书还是那句话——有位美国朋友要见您。老人气得胡子打战，说：“你王秘书会不会说句真话，甭再日哄俺？”王秘书讪笑着回应：“县长让咋说我咋说，真的假的您亲眼见到不就啥都有啦？”

大树爷一路纠缠着，解不开心头的疙瘩。他推不开上锁的车门，无可奈何随着小轿车被“押”进了县政府的招待所。

王秘书搀扶大树爷下了车，在前头引领着走过一段石子路，过了一个圆拱门，走进一排廊道里。

廊道长长的，两边是一套套客房，简朴却很整洁。门头上写着房号，排列得井然有序。

大树爷默默跟着王秘书低头朝前走，神情忐忑起来，惴惴不安地问：“王秘书，你到底要把俺领到哪儿呀？”

王秘书压低嗓门：“大树爷，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就知道招待所的大套房……”

大树爷顿时停下来脚步，身子就要转过去。

这时，旁边房门推开，陈县长满脸挂笑探了探头，然后兴冲冲地迎了上来。

“哎呀呀，大树爷，您老可来了！快进去看看，有个美国老外寻您来了！哈哈，没想到您老人家还有外国朋友哩！”

陈县长搀住大树爷胳膊，就往房门里拉。

大树爷脚步戛然站定，甩甩手，说啥也不肯往前挪步，话说得有几分愠怒：“陈县长，如今不兴栽赃陷害，也不兴冒名顶替。到底咋回事？俺可不想沾里通外国的嫌疑咧！”

陈县长扯住大树爷的胳膊不放手，嘴里嬉笑着：“不会错，不会错，我问清楚了！人家找的就是您，您一见就知道了！”

房门大开着，笑语喧哗浪头一般泼出来，其中果然夹杂有叽里呱啦的“鸟语”。

大树爷被陈县长拉扯着，推推搡搡来到门前。他刚刚迈进去一只脚，房间里骤然安静下来，正在谈笑的人屏声敛息，一双双眼睛亮闪闪地投向他。其中有个金发碧眼的洋女人挤在人堆里格外醒目，又格外冲动地站起来，一双透亮的蓝眼珠闪出刀子般的光，直勾勾地盯着他。

大树爷有点发蒙，一脚门外一脚门里地怔在了那里，转瞬又惶惑地往后退去。

洋女人疾步上前，毫无顾忌地盯着他看，瞅着他眉头一道伤疤，刺耳尖叫起来：

“Yes! Yes! Yes! This is lin! (对! 对! 对! 是林!)你、是……林! 林!”

大树爷听不懂她的话，使劲晃着两只大手，拼命摇着山岩般的脑袋，冰冷地拒绝道：

“你、你、你、你认错人了……”

年轻的翻译走过来，用清晰的口齿告诉大树爷：“她认出你了。你就是她要找的林先生！”

大树爷不得不眯起眼来看了洋女人一眼。

洋女人是个老妇人，金色的头发稍微泛白，一卷一卷的；眼珠子蓝幽幽的，像泡在透明的湖水里，又宛如山坡上的野葡萄；那张脸保养得好，白生生的泛出滋润的光泽，脸颊红红的，冒出激动的细汗，额头眼角的皱纹都被绷紧许多；嘴唇涂得血红，肆无忌惮地翕动着诉说着，露出整齐雪白的牙齿；她身板笔挺，行动灵活，说话的声音中气很足，是那种修养和素质都很高的女人。乍一看，大树爷既看不出她的年龄，又猜不准她的来意，更认不出她的身份，哪里认识她呀？

洋女人却步步紧逼，她猛地伸手抓住大树爷的胳膊，紧抓不放，嘴里依旧尖声大叫：“No, No, No! (不, 不, 不!)你是林, 你是林, 你是林!”

对于洋女人的撕拽,大树爷有点难以招架了。他极力地撑着,心头升起一股烦恼,究竟惹了哪路神灵,让自己摊上这种邪事?

洋女人不依不饶,热切而又执拗,她突然从身上摸出一个物件,在大树爷面前晃动:“这个,是你的!你的!”

大树爷还没看清在她手中晃动的是啥物件,洋女人便用中国话磕磕巴巴念起来:“林、大树,平原县,古、水坡,19、岁,38军,3团,2营,3连,2排。”

她把文字念完,才把那物件郑重地递给大树爷。

大树爷接在手中,是一块香烟盒大小的布头,细看一眼,那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番号。布头早已发黄发黑,沾满硝烟和血迹郁结的斑痕。

大树爷眯起眼睛瞅了好久,嘴巴兀地颤抖起来,双手哆嗦,枯皱干涩的眼角悄然湿润了。他用嘶哑的声音从厚重的嘴巴里挤出一句话:“我的。是我的……番号!几十年了,怎么会在你手里?这……到底是咋回事?”

突然,大树爷揉揉湿漉漉的眼角,昂起头逼视着面前的洋女人,火辣辣地逼问:“你是谁?你到底是谁?我的番号咋会在你手里?”

洋女人兴奋起来,她无法流畅表达心中意思,一把将翻译扯过来,迫不及待地诉说着:“请告诉他,我是金娜!他不认识我了,六十年前在朝鲜战场上,他救过我的生命!”

她又是比画又是说,突然双腿一弯跪在地上,朝大树爷一仰一俯磕了三个响头。虽说学来的姿势不太标准,但态度绝对虔诚。

大树爷顿时慌得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了。他跺着脚摆着手,急慌慌说:“洋妹子,甬这样,咱不兴这!你,你快起来,赶紧起来……”

洋女人虔诚而执着,坚持把这学来的、庄严的中国仪式做到极致。

大树爷伸过手去拉洋女人,手没碰到又火烧一般缩回来。他眼前一片迷茫,恍恍惚惚出现一片冰雪覆盖的山头,震耳欲聋的炮弹,子弹横飞的光束,滚滚升腾的弥漫硝烟,到处堆积着的尸体……他在奔跑,不停地奔跑。他肩上背着个奄奄一息的伤员,血淌着,浸透了他的后背,脚下哩啦成一道血染的溪流,一直流淌到阵地坑道前。他把垂死的伤员背到坑道里,她是个女人……

蓦地,晃动在大树爷眼眶里的水流下来,顺着满脸枯皱的沟壕汨汨横流。他已经无法控制早已尘封的记忆,如同长空霹雳,撕开天宇,伴着闪电飞出一只精灵,裹挟着他的肉体回到六十多年前的烽火雪原上。他又触摸到那段忘却的铁血岁月,拼凑起血肉横飞的记忆碎片,复原了生命中曾经的一幅画面……

他终于沉重地弯下腰,伸出双手把洋女人搀扶起来,饱含歉意地念念叨叨:

“咳,几十年了,几十年了。哦,你就是那个美国护士啊?唉,忘了,早忘了……”

洋女人猛然扑到他怀里,张开双臂紧紧拥抱着他,深情而又热切地呼喊:
“林,我找到你了,终于找到你了!不能忘记,是你,背我,跑……跑下山头,躲进……中国坑道,是你,救了我!不忘,永远,不能忘……”

洋女人伏在大树爷怀里,泪水流成一条河。

大树爷被凶猛的河水冲垮了,泡塌了。

他不由得和洋女人一块跌坐在沙发里,没有话,只会默默流泪。周身神经失控了,几十年从未外泄一滴泪珠的硬汉,好似被人打透泉眼,泪水一股股蹿出来,灌满了沟壑,蓄满了河川,洪波荡漾,奔腾澎湃,淹没了当年那个年轻的志愿军战士,也淹没了那个受伤的美军护士……

此情此景,让房间里的陪同人员感叹不已。

陈县长对屋里的陪同人员挥挥手,大家识趣地悄然离去,轻轻掩上房门……

大树爷的思绪飞扬起来,飞到遥远的战场——

1952年冬季,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

那是一场残酷的阵地争夺战。志愿军刚刚冲上去,联合国军又凶猛地扑过来,一排炮火响过,就会倒下一片肉体。山头阵地上尸积如山,血流成河。

年轻的志愿军班长林大树,率领战士们向山头阵地发动强攻,在机枪密集的火力掩护下,战士们终于冲上了山头。脚步还没站稳,就被敌人的炮火压得抬不起头来。

突然,机枪哑了。林大树一眼望去,机枪手马小宝被流弹击中了,鲜血染红了半个身体。

林大树猛兽一般扑过来,端起机枪继续打,朝着滚滚而来的敌群扫射出愤怒的子弹。

战地卫生员李秀娟从硝烟里冒出来,冲上去替机枪手包扎伤口。马小宝被子弹击中头部大血管,血流如注。李秀娟用光了急救包里的绷带,也难以把马小宝的血窟窿堵住。她又急又慌,禁不住尖声哭叫起来:“小宝,坚持!坚持呀!绷带!绷带……”

耳边只有呼啸的炮火,没有人回应她。她无计可施地扑到小宝身上,双手拼命去捂那个喷涌不止的血窟窿!

突然,有个戴十字标志的卫生员蹿跳过来,她推开李秀娟,一句话也不说,拿出大卷绷带急速、熟练地替小宝包扎起来。她动作格外专业,速度飞快,还敷上厚厚

的药棉,转眼间处理完毕。几乎就在同时,一颗炮弹呼啸而至,天崩地裂般在旁边爆炸了,硝烟滚滚,震耳欲聋,炸起的泥土浪涛一般压头盖顶,把周边的一切掩盖得无影无踪……

林大树奋力从土堆里拱出来,额头被弹片咬了一口,鲜血流了一脸,他揉揉眼睛发现身边多了个土堆,便拼命地扒呀扒呀,终于从土堆里扒出李秀娟。她身体下面压着两个人,一个是美军护士,一个是僵尸一般的马小宝,半个身子都缠满绷带,绷带的另一头攥在那个美军护士手里……

他脑际飞速还原着刚才发生的场面:李秀娟守着重伤的马小宝在呼救,美军护士闯过来,伸手施救。无论她是有意还是无意,无论她是真诚还是误会,马小宝身上的血窟窿是她包扎的。炮弹响后,她还在缠绷带,千钧一发之际,李秀娟扑到她身上,想替她遮挡炮弹!

林大树心头滚过一串闷雷,来不及细想。他伸手去拽李秀娟,听见她轻轻哼了一声,他狂喜地大叫起来:“秀娟呀,你没死,赶紧站起来,跟着伤员撤退!敌人又要进攻了!”

李秀娟扑棱着满头土坷垃,挣扎着站起身,吃力地挥着胳膊喊来一副担架,指着马小宝:“重伤号!他……失血过多,赶紧送战地医院……抢救!”

就在战友们搬动机枪手时,秀娟发现那个美军护士负伤了,下半身被染红了,伤得很严重,连喊几声没回应。她焦灼地盯着林大树,口气粗鲁而骇人:“林大树,救她!咱得救她!扔下她,你就不是个爷们儿!”

林大树招呼担架把机枪手抬走,就明白了面临的难题:李秀娟要救这个受伤的美军护士,他不反对,但不可能。这里是战场,不可能让担架运送敌军的伤员!她是为了抢救我军战士受伤的,这理由很费解,此时此刻又说不清楚。

怎么办?林大树睁开冒火的眼睛把身边的战友扫视一遭,用同样粗鲁骇人的话语吼道:“你们都不瞎,这娘们儿是救咱的人受伤的!谁敢不救她就不是个爷们儿!”

身边又落下炮弹,炸起一股股烟柱。

林大树来不及犹豫,他弯下腰,弓起身子,把血水淋漓的美军护士扛在肩上,背起来就跑。深一脚浅一脚,一口气跑回坑道里,安放在自己的铺位上,又匆匆赶回阵地上。

他这一去一回几乎是在瞬间完成的。战士黄大牙趴在掩体里,嘴里吐着烟雾说:“班长飞毛腿呀!俺一袋烟还没吸完哩,你可回来了。”

林大树没有吱声。自从来到朝鲜,他只记住一句话,“杀敌立功,保家卫国。”刚

才发生的事情转瞬即逝,他立即进入战斗状态,庄重地命令大家:“集中精力,攒足力气,听着冲锋号,使劲往前冲!咱是尖刀班,不能丢人!”

战友们顿时振作起来,握紧了手中武器,随时准备发起冲锋……

战斗结束,林大树和战友们回到坑道里来。

李秀娟守在美国护士身边,神情有点沮丧。

林大树不用问便知道面前的困境:美军护士伤势严重,血流不止,李秀娟无计可施。他虽说能把她背下火线,却无力为她治疗,让她平安脱离险境。坑道仅能提供短暂的安全,待下去绝非稳妥之计。原本是要救她,救活了尚可解释。万一死在坑道里,那可就跳到黄河里洗不清了!

林大树弯下腰,凑到李秀娟身边,急火燎毛地问:“她咋样?咱救得了她吗?”

李秀娟沉重地吸了下鼻子,用手背抹了抹脸,心急如焚地哽咽着:“……她伤得很重,弹片穿破肚皮,肠子都快流出来了,再不赶紧抢救她就完了!林大树,你快想办法,咱一定要把她救活……”

林大树看那美军护士死人一般躺在地上,没有一丝声息。他更是急得喉咙眼冒烟,急火直撞天灵盖,他火辣辣地问:“秀娟,俺也不想让她死!咋救她,你说!上西天瑶池盗仙草,俺也不怕难!”

李秀娟忽然站起身来,用恐怖的目光盯着他,说出寒风砭骨的话:“林大树,你听着,从你把她背回坑道来,你就违犯部队条令了!现在她躺在你二排一班的坑道里,横竖只有一条路,把人救活!我下决心了,冒死去求医生,给她做手术。你要敢泄露一个字,那就不是个爷们儿,是孬种!”

林大树虎着脸听她说完,毫不犹豫地挺起胸脯,大声吼道:“全班战友听着,还是那句话,这个美国佬,不,这个美军护士,是在阵地上救小宝负伤的,你们都不瞎,都看得清清楚楚!咱不能恩将仇报,一定要把她救活!有天大的责任我去扛,上刑场挨枪子也是我一人承当!相信弟兄们能守住这个秘密,都是爷们儿,不当孬种!”

战友们不等他的话落音,就集体发声,慷慨激昂的声浪震得坑道顶上喇喇掉土:“患难与共,肝胆相照!中国爷们儿,敢作敢当!”

林大树瞪大眼珠,从一张张结着伤疤、凝练出意志和血性的面孔望过去,火辣辣地说了一句:“好兄弟,够爷们儿!”

李秀娟脚步踉跄地闯进坑道,她总算请来了战地医院的外科医生。一个四十多岁的清瘦军人,背着药箱,捧着器械,匆匆跟在后边。

李秀娟腿上有伤,她不动声色咬牙坚持着,把医生引到伤员身边,轻轻撕开美军护士的军装,指着缠满绷带的半截身子,简约地介绍了伤情。

医生深深吸了口冷气,小声急促地说:“她不仅伤了皮肉,还可能伤到内脏,必须抓紧处理!引发感染后果就严重了!”说着匆忙摊开器械,警惕地朝周围的战士看了看,脸上有一丝不安和怯惧。李秀娟忽地站起来,朝战士们喊道:“兄弟们,全体都有,向后——转!向前一步走!”

战士们依照口令做了,顿时腾出炕席大一片空间,四周安静得鸦雀无声。医生紧张的神经缓解了许多。

林大树脸色漆黑如铁,口气严肃地说:“战友们,大家都要配合点。这个美军护士不是俘虏,不能送往战俘营。医生是李秀娟偷偷找来的,就在坑道里做手术,咱们是偷偷摸摸办正事!咱也想光明正大,可是眼下不可能,咱先把她救活再说,要对住自己良心。就是把天捅个窟窿,俺也认了!”

战士们齐声说:“班长说得对!人家够爷们儿,咱不能当孬种!”

战士们滚烫的誓言在坑道里震荡,医生深受感染,疑虑顿消,手脚麻利起来,剪开绷带检查伤口,夹起棉球清洗、消毒、探察、取弹片、缝合、上药、包扎……一系列动作熟练利索,轻松到位,不到一个小时,手术干净利索地结束了。

医生摘下沾满血迹的手套,用手背擦擦额头汗珠,轻轻舒了口气,看着守在旁边当助手的李秀娟感慨地说:“小李呀,这是我在朝鲜战场上最特殊的一次手术。连起码的消毒都没有,竟然做了敞开式的创伤缝合术,自己都感到是个奇迹!还有,我从半胁迫半帮忙的状态变成完全自觉自愿地参与这次冒险行动,是从战士们身上受到教育,受到震动。这场战争是反人类的,充满杀戮和血腥。但是,我们的战士深明大义,是非分明,敢于冒险救助敌阵中的正义者,如果传到杜鲁门的耳朵里,如果他有人性,也会感动得发抖的!”

医生是个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咬文嚼字说出一串文绉绉的话。李秀娟呆呆地瞅瞅林大树,二人木然晃着头,他们没听懂。

医生背起药箱,收拾好器械,交代:“小李,该留的药品都在这儿,三天换次药,交给你了,我不能再参与。就一点,千万别让伤口感染。另外,她失血过多,没条件补给,慢慢养吧。留下几瓶葡萄糖,你替她打上点滴。”

交代完毕,医生抬脚往坑道外面走,突然转过身,目光落在相送的林大树身上,抬手在他肩头拍了一下,欣赏地说:“你是班长吧?领教了,够爷们儿!”

转身走到坑道口,他又回头补了一句:“班长哪,够胆大的,准备着挨罚吧!别怕,必要时拉上我,让我也当回爷们儿!”

日出日落,三天三夜……